



唐陸宣公集卷第五



浙江圖書館

陸宣公集卷第五

唐陸宣公集卷第五



後學介春者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同校

崇仁華延傑

制誥 除授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雲雷構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非股肱
叶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傳說。中興殷邦。宣王任吉
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寇陷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
戴肅宗。戡定禍亂。再造區夏。于今賴之。肆予小子。獲
纘不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生忠烈。有

社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神策軍節度鄜坊等州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
國合川郡王李晟沈肅有勇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
軍徂征誠激于衷義形于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
然雷奔大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播遷
郊甸震蕩而晟蓄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兇以
義糾羣帥躬擐甲冑率先啓行布忠信為軍聲持義
烈為戰器廓清氛沴寧復皇都宗廟載安宇宙斯泰
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

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

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合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

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
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
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
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
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
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
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嶠函失險
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
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案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
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

醜類再安宸居。城邑俱全。宮廟無闕。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郛。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

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
志吞崦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
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
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
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
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
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
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
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
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者

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

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効。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竭武庫之兵。

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

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
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
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
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
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
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廩牧不殊財用
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
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
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
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爲陛下

昔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

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
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
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
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名節將子弟
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
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
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
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
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
架推酒抽貫貸商點名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

若夫隨地形賦格而變焉者則顧氏

曾氏之言止信而有微
足際天下與命之變
其原極第

一篇曰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不大哉洋洋乎金以
銑之木以幹之土以敦之火烜風撓水裹以烝化之
彼滋此孕以繁之脈脈門門泮渙搏翕以離合之故
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其屆也然而清其族絕其畛
建其位各歸其屏者則函輿之功所以為慮至防以
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羣乘禽力橫耕禽力縱水
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

也。亦。勢。之。不。能。相。揅。而。絕。其。禍。也。是。故。聖。人。審。物。之。皆。然。而。自。矜。其。類。尸。天。下。而。為。之。君。長。區。其。靈。冥。滿。其。疑。似。乘。其。蠱。壞。峻。其。墉。廓。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揅。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者。豈。虛。獲。哉。夫。人。之。于。物。陰。陽。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絕。乎。物。□□之。于。□□骸。竅。均。也。聚。斫。均。也。而。不。能。絕。乎。□□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矜。以。絕。物。則。天。維。裂。矣。□□不。自。矜。以。絕。□□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矜。人。不。能。自。矜。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是。故。三。維。者。三。極。之。大。司。也。昔。者。周

之衰也。誓誥替，刺雅興，鎬京淪，東都徙，號祭存，綱紐
佚，詛盟屢，私數圻，日兼，故抱器服而思烹，既者日惻
惻然，移玉之為憂，而聖人之所深長思者，或不在此。
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戎狄，疑號者正其辜，而終
徠之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擯之。夫周之衰，非有匈奴
吐蕃契丹韃靼以為之外逼也。陸渾吾離，允姓僑如
之族種，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燕之北鄙，秦之西
陲，未嘗晨夕於奔命也。葵邱束牲，而小白求三脊之
茅，城濮館穀，而重耳干隧道之請，周之玉步，將上逼

之為兢兢而聖人終不以彼憂易此恤者則其故何也文武之興昕履牧率夕步天祚濫唐沿虞服夏楊商承建列侯各君分長山河塞院際蠻戎夷貊者昔之天下也既規規然惴其旁午復鼎鼎然虞其上下諸侯或僻介荒小用寡捍疆以小藩大勢詘于所守力僅于所爭固未嘗不糾迴蜿蟺於聖王之心夫廷萬國一君長挾尺捶而奔役四寓功施鈇鉞爛然開于共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然而山河以西師旦分牧函峯以東召奭代理

五侯九伯。州長連率。經緯縫紩。割制員幅者。使之控
大扶小。連營載魄。是故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
國。若運擊臂。則周之盛王。所以維繫神皋。擯拒虜類
者。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而衰夷厲而降。牧長無
命。網維潰破。鋒矢尋於同仇。牖戶薄於外禦。是故孤
竹蹙燕。淮夷病杞。鄆瞞義渠。侮齊宋而窺河渭。然而
天子不能命伯。列侯之疆大者。矯激奮起。北斥南征。
故斬令支。轢卑耳。拓西戎。刈潞氏者。猶赫赫然震矜
其功。以張赤縣之幟。彼其左旋右攜。夸武辟疆者。雖

不足以與聖王權衡三維。裘領八極之盛心。而聖人
猶將登進之。為稍持其禍。而異於漸滅也。是以周之
天子。賜所俎。錫彤弓。命隨會。攸黻冕。賀任好。播金鼓。
而不見譏於春秋。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
竊取之矣。蓋進之也。夫真三極。長中區。智周乎四皇。
心盡乎來許。清露零柯。而場圃入保。片雲合岱。而金
提戒濫。吳呼好冠。而晉視命圭。杞用夷禮。而胃絀神
禹。莫不逆警萌甲。而先靖宮庭。是故智小一身力舉
天下。保其類者為之長。衛其羣者為之邱。故聖人先

號萬姓而示之以獨貴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于孫
子須于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圖類間之然
後植其弱掖其僵揚其潔傾其滓冠昏飲射以文之
哭踊虞祔以哀之堂廉級次以序之敘刑殺征伐以整
之清氣疏曜血脈彊固物不干人沴不侵祥黃鐘以
節之唱歎以瀏之故禮樂興神人和四靈集而朱草
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今夫幽駒之有君也長其穴
壤而赤虺飛蟹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
遠其垣無相干雜則役眾蠢者必有以護之也若夫

無百禩之憂。匙九垓之辨。尊以其身。於天下憤盈。儔侶。畛畔同氣。猜割牽役。弱靡中區。乃霍霍然保尊貴。偷豫尸功。患至而無以敵。物偪而無以固。子孫之所不能私。種類之所不能覆。蓋王道泯絕。而春秋之所大慙也。其古儀第二篇曰。自昔炎裔德衰。軒轅肇紀。閔阽危。鑄五兵。誅銅額。滌飛沙。弭丹於涿鹿之埜。垂文鼓弦。巡瑞定鼎。來鷗寤弼。建屏萬邦。而神明之胃。駢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劉漢五姓。百十有七。后豈不偉與。是豈有私神器以貽曾元之心哉。而天貺不捨。

靈光來集者。蓋建美意以垂家法。傳流雲昆。不喪初
旨。羣眊蒸蒸。必以得此而後足於統。依故屢濱播棄。
而卒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蹟其所以。燾冒天下者。
樹屏中區。閑擯殊類。而止若乃天命去畱。即彼舍此。
之際。無庸置心。要以衣冠烏帶之倫。自相統役。奠維
措命。長遠醜孽者。寶以為符。得人而遂授之。然而帝
眷民懷。絲遊膠液。紛紛延延。彌保雲系者。則貿于相
求。而隱于相報也。迄于孤秦家法淪墜。膠然固天
下於擊握。顧盼驚猜。恐疆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

劫其藏故翼者翦之機者撞之腴者割之貳人主者
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橐寸金欲以冰固鴻業
長久一姓而憤敗旋趾官由此言之詹詹鑿陋未嘗迴
軫神區而援立靈族豈不左與漢承其敝古型秦軌
白黑兼半而彊幹植條為數百年之計者亦自舛異
意冥合十九侯王封君兼城占籍鑄兵支粟不為禁
戒故長沙可以支三粵之侵叛而燕旦受封制冊之
中所以防遏獯鬻氏者三致意焉景武以還推恩少
力耐金奪侯雖輒輔弱助而命大將遣單使得以意

行消息。權制士馬。而且金虎銅竹。雖握禁閨。軍民部
署。尤隆刺守。故元成運替。安順爽凌。然而樓蘭鄯支。
絕亢懸首。烏桓羌部。躡駕伏尸。雖莽僭西都。丕奪許
鼎。而南陽益部。連衍而接墜緒者。猶此枌榆之苗裔
也。晉氏失計。延非族以召禍亂。中國隕隕。非無自致。
而州牧分土。長其君子。其民措施不拔。瑯琊以延。向
使泮散消弱。守牧無資。十六國之戎馬精悍。非江東
之所能敵也。六代文羸。漫不足紀。遺法餘力。僅支江
介者。二百七十年。使彼孱主孤邦。日斤斤焉。以孤寡

陵遲倒柄藩牧為慮曾不足以建十年而石符拓拔
已褰裳而絕安流矣是故天下之勢有合者有分者
有張者有翕者有縱而隨者疆彼而固此者故曰大
制不割樂天下之成而成之選天下之利而利之今
夫柔鷲擊輯縱橫驅合于農則實去要愿朴建脆弱
驅合于兵則名存名存實去則自忘其弱而喪其矜
方且割萬有專己私侈身臂矜總持不縱以權不彊
其輔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抹其禍者蕩然無所利賴
此仁者之悲膺疾頽而俗儒之利以為名也唐無三

代牧伯帥長之援。無深仁大計。建民固本。清族類。拒
外侮之謀。竊尸寓農之遺號。強合兵農。分制府兵。徵
發宿戎。壹聽於京師。此其法足以數世速亡。而迄于
天寶。禍發始尅者。豈府兵之敗。軌特遲哉。溯其僅存。
尋其利賴。自西州沿北庭。迄遼左。置督護都督者。不
隨腹裏。得專措置。故一時大勲名將。若李勣。薛仁貴。
王忠嗣。郭元振之流。進止刑賞。不受中覆。選士馬。審
機宜。滂沛椎酤。奴隸偏裨。下至乾沒。猶無所問。極重
不返。而節度逆行。干天_麻以成。五季者。事勢瀾流。洄

漩激而反倒其歸也。然且更迭閔位。圖籙弈改。石晉
北傾。恃怙蠢醜。而并陽不拔。胡馬北首。數閔而仍歸。
中國內疆之效。亦可矚焉。宋以藩臣。暴興鼎祚。意表
所授。不寐而驚。趙普斗筲菲姿。負乘鉉器。貢謀苟且。
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歡。託孔云而媚下。削節
鎮。領宿衛。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總禁軍。衰老填籍。
孤立於疆虜之側。亭亭然無十世之謀。縱佚文吏。拘
法牽繫。一傳而弱。再傳而靡。趙保吉之去來。劉六符
之恫喝。玩在廷于偶線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

金縢歲益。偷息視肉。崇以將階。推轂建牙。遺風漸滅。
狄青以樞副之任。稍自掀舉。苟異一切。而密席未溫。
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猶祖
前謀。蘄循僅存于貨酒。岳氏遽隕于風波。撓棟觸藩。
莫斯為甚。夫無為與者。傷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
所乘也。卒使中區趨靡。形勢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直。
再折而入于韃靼。以三五漢唐之區宇。盡辮髮負笠。
漸喪殘剛。以潰無窮之防。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
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舉。宋私天下

而力自詘。禍速者絕其胃，禍長者喪其維，非獨自喪也。抑喪天地分建之極於嗙，豈不哀哉！夫石守信高懷德之流，非有韓彭倔强之資也。分節旄，攤鎮牙，非有齊秦百二割土君民之厚實也。談笑尊豆，兵符立釋，非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使宋能優全故將，別建英賢，顛倒奔奏，星羅牙錯，克實內地，樹結邊隅，一方潰茂，聲援谷響，雖建陵遲，取資百足，亦何至延息海濱，乞靈潮水，皋亭納壘，碣島沈淵，終使奇渥吞舟，乾坤霾塞，濱百年而需遠復哉！惟

其塗蔽萬民。偷錮大器。瓦缶之量。得盈為歡。嬰兒護
餌。偃鼠貪河。愚夫之惑。智者哂焉。易曰。其亡其亡。繫
於苞桑。苟有繫也。足以固矣。而必於苞桑焉。秦宋之
繫於莒枝。而不知其根之拔也。故曰前事之失。後事
之師。其來茲之謂與。其宰制第三篇曰。今欲取天下
而宰制之。有聖人。反三維。起在位。度不十數。傳復有
□□□□之等夷。狡焉思裂維。而盜神器。如圖所為。
彼固狃以為故常。無足難也。而天下亦恬不知所怪。
天地之氣。相干凌矣。亦或羸槁。不能為人。揀聖人堅

擊定趾。以捄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為。不得
延固。以天下為神器。毋凝滯而盡私之。故易曰。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非與于
貞觀之道者。亦安足以窮其辭哉。天地之產聰明材
勇物力。豐犀勢足資中區。而給其衛。聖人官府之公
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故曰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王者無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謂也。今欲宰
制之。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藩輔而制其用。今
之自縣以上。三進而及布政使司。凡以治民者。自秦

而下不能易也。縣隸府，府隸司，司受命於天子，足以
哮響無關格之疾矣。府治其屬，既不能專其有事，旁
撓于同判推官，而巡守兵備安坐其上，以掩郡邑之
呼吸，則分司之建可革也。山東府六，而分司者十六。
山西府五，而分司者十三。圖陝西府八，而分司者二十。
四。四川府九，而分司者十七。或倍之，或參倍之，其佐
倅遇府設焉，或稍浮于府，未有一道而兼制數府者
也。所以東溼纏繫于知府者，可謂急矣。而一郡數邑，
不得以制其短長之命，旦夕不測，其民視牧長如逸。

免之於驚虞也。況其為天子守疆圉，取必而與城共
命乎。魏尚之於雲中，李廣之於隴西，以一郡捍匈奴
之名王者，事權重而戰守專也。故革分司，重府權，盡
治其郡，設推官以贊其吏治，立武監以簡其兵賦，兵
賦所講，受成於府，有所徵發，府受臺計而遣之。刑名
錢饟，駟置屯田水利，奏最于兩司足矣。夫撓郡權而
臨其上者，不過治府緒之餘，而形隔勢礙，推委以積
其壞，是靡睫儋耳，無益于視聽，而益損其官也。自郡
上之為民之治者，受於司，為兵之治者，請仍巡撫使

之任而去其京銜定其鎮地制其厄塞重其威令僉
其勁銳閒其文武假其利資七者具修以置藩輔各
戰其境互戰其邊行之百年以意消息中國可反漢
唐之疆而絕孤秦陋宋之豐禍也中區之地四戰用
文河山用武沙行耐騎籌峒耐步江海耐舟麥食耐
勇稻食耐智雜食耐勞廣土墳爭崆崎壁守鹵國給
醴澤國給積滂鄉給魚褚山給鑄林阜給菡邊徼互
馬殷道課關其它連錫絲臬筋鱧皮革蒲篠筱硝黃翎
毛杉栴岡桐楫欄漆林苧絮之所產者可相輸而各

奏其利。大司農不登之書。非中監漁採。則豪猾墨吏。兼并閭右之所攘也。一切取足。其瘠疲不耐給者。百之四五。故曰利資可假。勁銳可僉。危塞可制也。請置河北山東為一使。江北濟南為一使。河南荆北為一使。燕南河東為一使。關陝秦隴為一使。荆南江右為一使。江南福浙為一使。巴西瀘南為一使。南贛嶺海為一使。嶺西桂象為一使。滇黔洱海為一使。此十一區者。用武地六。用文地四。兼錯犬牙。率得險者。或十六七。或十三四。因舒蛇。隨原隰。各固其圍。取材其產。

蒐其軍實以聽邊關之不時。畿輔為一使。左輔為一使。右輔為一使。大同為一使。延綏為一使。圖夏為一使。河西為一使。此七區者。戰地十九。內地十一。大司農因漕委輸。轉十五司之粟米以灌注之。滑州襟帶黃河。右腋太行。左腋鉅野。臨制河南之膺膈一要區也。河北山東行臺治之。其地起大名。北有廣平順德。南有彰德衛輝。封邱延津陽武原武。東得東昌濟南。東傳于海。得益都臨淄樂安博興壽光昌樂臨朐高苑。又東得登萊。極于海。西得懷慶潞安澤沁。扼太行。

窺冀晉，傅于山。雒陽據土中，左京索，右潼關，三塗岳，
鄙，神明之區也。河南荆北行臺治之，其地起河南，東
北得汝州，開封，許，禹，鄭之屬邑，窮于滎澤，東南得南
汝，南得襄，鄖，承德，西南得興安，平利，石泉，洵陽，紫陽，
白河，漢陰，濱漢沔間，潼清承楚脊，控關南，東固汝水，
放于淮，徐州，憑黃流，睨大江，披帶長淮，東枕瑯琊，咽
南南北一要區也。江北濟南，行臺治之，其地起徐州，
東南得鳳陽，淮安，南得廬州，安慶，黃州，滁，和，盡于江
東，北得兗州，安邱，諸城，蒙陰，莒州，沂水，日照，北阻大

峴東傳于海。西得歸德。太康。陳州。商水。西華。項城。沈邱。窮于汝。潁之交。太原以故晉之墟。左山右河。北阻忻代。士馬勁疾。險障重沓。一要區也。燕南河東行臺治之。別治晉陽。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徐溝。清源。交城。文水。壽陽。孟靜樂。平定。割鴈塞以為大同守。西南得汾州。平陽。遼州。西畫河南。不盡太行。以壯澤潞。東出土門。歷常山。得真定。彌互絡繹。以承右輔之或羸。咸陽居渭流之北。與長安相望。秦川八百。關河沃衍之區也。關陝秦隴。

行臺治之。別治渭北，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西安，北盡北維，界梁山。西南得鳳翔，漢中。[寔]羌之屬。割興安，界河南為右腋。西得鞏昌，阻陰平，銷蜀漢。北得平涼，華亭，鎮原，崇信，涇州，靈臺，安化，合水。[寔]州，[寔]狄道，渭源，慶洮，平涼，諸邊之劇邑。割實邊藩，為所保守。有秦川，供三邊之奔命。又西得岷洮，北阻蕭關，西戒河湟，以司茶馬之居。儻又西不盡于生番武昌，長江東下，清漢南來，雄挽中流，搏鬬中引，江外一要區也。荆南江右，行臺治之。治故鄂城，別嫌藩司。形

勢無相互格。其地起武昌。逾江得漢陽。阻涇水。南得岳州。長沙。衡陽。安仁。衡山。鄱縣。耒陽。常**宜**。訖南條。西南踰洞庭。得荊州。長常。汭于沅。有黎平。平溪。清浪。迄于偏鎮。中括施撒。永定。永順。保靖。兼漢土。西又南得邵陽。新化。分瀆水為南塞。東得南昌。瑞州。九江。袁臨。饒。廣。南康。包彭蠡。有江右之衍區。諸挾嶺為閩廣脊。受無賴者。割以為南贛守鎮。江因京峴。緣揚子。西接漢岷。北拒淮泗。漕守山東。俯拾建業。一要區也。江南福浙行臺治之。其地起鎮江。得蘇松。常州。廣德。西上

夾輔應天。沿江得**寧**國。池太東有徽州。倚三天子鄣。
沿漸江東。有全浙。循海而南。得福泉興化。福**寧**渡江。
北直海門。狼山鎖大江。得揚州。盡淮東。磬折江海。索
腴賦。休士馬。輝戈船。根柢南國。以備倭盜。而資山東
之奔命。合州三江所會。魚復。楚道。褒駱。武都。巖道。夜
郎之所奏而會。一要區也。巴西。瀘南。行臺治之。其地
全有四川。自威茂。雜谷。天全。黎。印昌。跨大渡。度相嶺。
右遶東川。烏撒。烏蒙。界水。西盡轄土夷。南渡烏江。得
平越。東北。上得清平。興隆。思南。石阡。思州。銅仁。窮五

塞南盡于沅贛州。咳頤梅關，延紆嶺塞，注瀉海嶠，絡引大帽，剝頭東鄉之條紀。武備所嚮，樓船步卒之衝，一要區也。南贛嶺海行臺治之。其地起贛州南安，西得郴桂，臨藍嘉禾，盡楚徭地。北得吉安，東北緣山，有建昌撫州，故盜區藪。下杉關，得延平邵武，建寧南迤汀漳，窮于海。次海濱，得惠潮廣州，蔓引連陽，與臨桂會而西，盡于灘水之交。梧州控肘楚嶠，垂臂瓊海，是灘潭牂牁灑江之下遊，逆邀其所趣。土漢噤喉之要區也。嶺西桂象行臺治之。其地起梧州，東得肇慶窮

于灘口東南得羅定高州雷廉南極交趾濱于海渡
海得瓊西泝三江全有廣西北越秦城放湘源得永
州武岡城步新[宣]靖州通西延古泥之徑尋左江西
上得都勻犬牙楚黔界于播夷大理葉榆所派金滄
所維北捍土蕃南覆[緬]六詔上游之雄徼一要區
也滇黔洱海行臺治之其地全有雲南竝夷部東逕
縣度出箐道得貴州西境東有貴陽訖乎新添北緣
陸廣赤水烏撒而界于瀘南沿平伐鎮[宣]頂營募役
鑿初道以通乎泗城而西南窮于交趾于是登其甲

乘制其刑典，宅其賞罰，司其汰補，寬其蹤指，要其連
系，盜賊踞山谷，汎洋汎者，府自部討之，聞于臺，盜名
城，躡旁邑，暨小夷之竊發，臺部討之，聞于司馬，邊徼
奔命，巨寇彌延，羽書馳于司馬，下檄臺使，因其形勢，
奔走疾疇，以應其鄰，左勞逸，瘠搏隘，勁脆，以視其
往來，滑臺涉鉅鹿，通天津，以紆左輔，徐州沿淮泗，下
盱眙，以固江南，東放瑯琊，以應登萊，之不逮，河南蒐
練腹裏，開花園黨子，西南綴上庸，甌脫紆秦蜀，制山
南北，守黃河，倚角畿南，而撫其急，太原居西，補河曲。

急則東紆右輔。或出鴈塞。以應大同。關陝阻關自保。
聲勢山河。視其旁午。連川河以軫綏。寧河曲之恤。江
湖贛嶺。巴蜀滇黔。既隨以蠻夷海汛。分其所守。就近
參援。而調置往來。汴大海。沿淮海。以紆山東。入武關。
繞松洮。以紆關外。或馳孔道。下冥院。騁大梁。絕黃河。
以衛京畿。因裹糧兵。取給于十五使司。登大司農。而
受裁於廟議者。皆以流蕩營魄。而振戴根本也。臺之
所治。或千餘里。或二三千。里。際荒陲。容受不軌。宰相
搖動。禁制不時。河北則東登萊濱海。綫通海蓋。西澤

路太行伏戎、河南則襄陽受沔、下游制鄖、西受夔庸、
通逃、江北則安慶以名城阻江楚、江南則温州總海、
以須島夷、蕪湖對濡須、直江北之衝、荆南則沅州領
苗夷、殷黔道、關陝則階文制生番、匡川北之不虞、巴
西則馬湖逼瀘水、允嘯南中、威州孤懸、烏術、垂制江
外、南贛則潮州承閩、而分海汛、嶺西則雷州障交夷、
縣窮髮、慶遠南扈田、西繫那丹、以通都泥、滇黔則
貴陽總線道、飛繫荒遠、楚雄殷六詔之中、右哀牢、左
特磨、直下車里老撾、以距南醜、凡各分司以鎮之、而

受其生死動靜之數於臺。武監之治，請視兵賦之多寡，弱郡并之，勁郡專之，或羸置之，以登成于知府，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于臺，故指臂相須，而批導形便也。諸行邊領重鎮者，地儉於腹裏，而芻粟士馬節制旌旄秩等部，從不亞於中區，或覆增之，系其任，或卿尹出牧，或他臺使以崇望，右陟，或大將起裨校，威信足恃，賴以大將軍行使，系其人，昌平屏攤翠微，衡蓋輦下，左古北，右居庸，畿輔行臺治之，起喜峯，出定州，西至延慶為其守，北抵灤，西清兀良哈之塞，永平東

北極徼環海，循山外，邀三岔白狼之險，東醜之所出
入也。左輔行臺治之，接喜峯，畫灤水，東盡關門，沿海
下，天津為其守，東北出三衛，金源故地，窮興中，大定
東，搗開鐵，靖其庭穴，宣府有偏嶺，飛狐之勝，繁饒悍
鷲，直開平之吭，右輔行臺治之，起懷來，阻桑乾，西抵
廣昌，為其守，北出興和，擴亭障，斥地沙漠，大同平行
廣，埜內護句注，散戰之區也，大同行臺治之，內連廣
昌，北出天城，陽和，遼黑河而西，盡東勝，遵濁河，下偏
關，抵河曲，保德，畫大河為其守，渡黑水，擊雲內，奏集

甯斥豐州之塞葭州外控榆林左拊西河保甘泉之外障延綏行臺治之東起黃甫際河而西西抵花馬池之右懷裒環慶為其守直北清河南修受降之遺地。[甯]夏左省崑右賀蘭赫連兀卒之自雄其都也。靈武之所繇收關維也。[甯]夏行臺治之修楊制使之遺塞東起花馬池東盡蘭州為其守北踰賀蘭馳燕支之下甘州繇綴新秦壤地數千里孤峙以制西夷之生命河西行臺治之東起莊浪西極嘉峪南遶西。[甯]歸德渡磧石抵河州為其守出酒泉修瓜沙之塞橫

互自保以維西陲。餘力蓄士馬，奔他邊之棘。相附郡
邑，守隧所統，往來所奏，則分隸其臺。畿輔得保安，延
慶順，天效上供之餘。左輔得永平，河間，天津，右輔得
保定，萬全，大同，得大同，忻代，岢嵐，保德之屬。延綏得
延安，環縣，**寧**夏，得六衛，中衛，靖虜，固原，**寧**莊浪，隆
德，蘭州，**金**縣，河西得甘涼，肅，莊浪，西**寧**，鎮番，永昌，河
州，以資其芻牧，工匠，孳養，鼓鑄之用。丁男，輓運，城堡
築浚之役，征調遊弈，視中區為費。司農寬賦役，以休
息之，疲者不賦于大官，藩司登計其入，移臺用者，十

可三四給也。不足，仰於腹裏行漕開中，不盡于京師，
便歸其塞。膠萊漕關東汴渠，屯氏沽路漕畿分漕萬
全，桑乾漕大同，淇沁漕太行，浮於河，河漕延綏，浮渭
抵陝濟。夏河西不足漕者，牛車橐驢之所任也。渠
河流潤苦壤，修屯積粟，大農濟其畚缶，稍給牛具金
鐵之資焉。凡軍伍之僉，中區之厚土，烈風山箐水國
之任為兵者可數也。邊徼先其土著，閱其子弟，蕃其
牧養，下足請命踰臺以調益之。中區各僉其治，毋踰
十八而傅，六十而老，廢疾而給，及身而放，不傅子弟。

子弟以牝角從軍。驗其嫻熟。精嫻者。傅之榆關而西。極乎大同。其民小悍。延綏靈朔環慶之區。其民大悍。莊浪度河甘涼洮岷之間。其民小悍。皆家丁子弟之聞於天下者也。澤潞太行河北山東之弓馬。登萊海舟。死走鹽利。南陽毛葫盧之桑弓毒矢。鄖陽雜五方。依老山。沿漢而上。南通庸蜀。流民之苗孽。廬鳳習江北。輕生樂禍。舒皖六安。茶山射獵之徒。勁弩藥鏃。洞中沸糜。大陵黃土新市之脊。共爭之區。依砦步鬪者。以寡擊眾。太原汾遼。易定之間。趙代也。民小悍。京口

標銳沿江海者。浙為下。義烏之步卒。青溪之亡命。其
族故存。徽之行賈。便習劔擊。宣涇喜弩獵。在江表為
疆。福廣瀕海。習舟依山。習步猿接。猿跳飛瓦。攬檣。贛
撫汀建。依山者嗜利。喜死。撫建為下。辰沅而西。起永
定。算子。放乎雲貴。宋蔡玠。獾西南之尤悍者也。蜀沿
江。有巴渝之遺。汶黎松潘。相嶺。沖天之徽。東繞馬瀘。
訖黔酉土司。各以標槍利弩。火器革釐之資。耐勞奔
險。樂死好鬪。南太狼家。盡泗城而西。不下數十萬。顧
保其區。不戰散地。其他一邑一鄉。頗有勁悍者。守監

隨多寡占募不以額。僉如府兵曠騎禁廂衛所之制。老死子孫而誅及疲劣則上下數百年中區之材用。可因時消息而登之用也。夫捐父老犯零露踐伏尸。閔燹火爭死于百一者。泣以潔清皜白之率長使啖糲茹菽窮年永歲無醜酒割鮮蒲塞馳射之歡。攜修眉聽轉歌靡濫柔暎妖變絃索之戲。則蛇慵麋散而不可止。故牛酒時作金錢飛灑所以賈樂驚之死心也。而况旗幟帷幃弓矢刀矛火器馬足鞍韉之精銳。率不再歲而敝壞與。夫間諜偵探遊賓說客死士之

往來。國家不能括資于經費之中。則假臺使以權。寬其繕具。倘如昔者守司農所放。率不得請。請不得報。報不得速。事機先失。守文吏隨持其後。此以約束庸愚而坐自弱其勢矣。今夫中區之產八穀。不與賦於大農。其滂溢橫射走天下全利者。齟政為上。淮安通秦隸兩淮者。北食陳汝。南食長沙。利參天下之一。長蘆領北海。食畿下。山東領膠東。濱樂。竝食徐邳。解池三場。食兩河。屆澤沁。陝西領靈州。池障。西和。井食隴右。河西。山丹。紅鹽。居延。白鹽。稍食其地。浙江領許邨。

仁和、嘉興、松江、**寧**紹、溫、台、食吳會、福建自食、廣東食
嶺東、^海南北兼食、廣西北食、衡寶、雲南黑白井自食、四
川領成都、富順、涪川、榮昌、大昌、開縣、鹽亭諸井、食其
地、或因其產、或因其食、隸之臺治、商引料價批雜稅
割太倉之半、分畀臺使、開中者聽其自募、牢盆稍食
稍取給焉、川湖六霍、茶、蒨之所出也、鉛、鐵、銅、錫、爐、甘
芋、竹有所產、吳松原蠶、濱江蘆荻、魚利、山後石煤、邊
番互市、福廣番舶、潯野、臨清、九江、蕪湖、梅嶺、錢塘、以
放關市船、碁布、絲、縈者、閔飽漁侵、使臺使諸得自領、

會出其餘以佐他鎮之歉迫臺無上計部無授程悉
俟九載以奏其出納而納其奇羨于是因贏餘飭六
師精器備廣城堡溢賞格走死智勇於邊徼殺戮之
地為天子使是故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彊也智
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養
厲精士佻粟積取威萬方濯秦愚刷宋恥此以保延
千祀博衣弁帶仁育義植之士眊足以固其族而無
憂矣

憂矣

顧氏景星曰。國家兵制有可議者焉。周制分建諸侯。各治其甲兵。諸侯封其大夫。各理其采地。地有限而訟易。周其後吞并滅國。以為州縣。勢之至變。與如此。然而自昔以來。有叛諸侯。無叛州縣。秦知其然。盡郡縣天下。而授以兵。其後聚兵鑄于咸陽。兵備弛而秦乃亡。漢祖仍秦郡縣。置兵守之。兵不出于棗。遂不得為二。又不可盡縣邑。置郎將。于是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以太守典武事。都尉佐之。歲教兵。則侯國之相從焉。而以兵屬太守。太守屬之天子。征伐下虎符。調之。唐初分天下為十道。道各分數十府。上府兵千二百。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府置折衝都尉。聽于刺史。凡人三百為團。團有校尉。人五十為隊。隊有正人十。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甲仗衣裝。棋糧器用。人自備。皆

分隸諸衛。有事符契發之。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其則罪。其刺史。可謂善矣。開元末。府兵墮壞。不可用。于是募長征。兵曰彍騎。彍騎變而為藩鎮。議者往往借府兵之不復。而彍騎之階亂也。是亦不然。封建變而為郡縣。井田變而為阡陌。租庸調變而為兩稅。司馬法變而為尸荊蒼頭技擊。為教士之四萬。會稽之五千。勢也。府兵為彍騎。彍騎為藩鎮。亦勢也。當開元時。府兵不復可戰矣。不可戰。因盡撤。府兵募戰士。不事勢。一決不可復收。以今觀之。唐初作法。猶未盡善。宜乎勢之愈趨愈下矣。何者。天下既定。饒幸虎旅。不可盡留京師。勢必分駐諸道。此府兵之始。在開初亦不得不然。恃為日久。承平之用。則疏矣。是嘗參漢初之法。行之。且夫守天下之道有二。防微杜漸。則叛逆不生。形格

勢禁則奸盜不起。漢以侯國之兵屬太守。太守屬郡。郡屬縣。縣屬衛。

勢禁則奸盜不起。漢以侯國之兵屬太守，太守屬郡，郡屬太守，太守屬郡，郡屬太守。尉聽之天子，所謂防微杜漸也。都尉佐太守，典武不復分。太守之權，使人民土地城池征役一歸太守。太守責之令長，令長各治其縣，太守約治其郡，所謂形格勢禁也。于是夏有京衛，南北屯期門，羽林之軍為天子六師。巴蜀三河，穎州諸處，則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則有車騎。廬河，潁陽會稽，則有樓船，所以居重馭輕。犬牙策應，備緩急戰攻者也。唐既廢府兵，持節郡守虛擁名號，防微杜漸之意弛，形格勢禁之事太，叛鎮九起，束手受制，豈非淪漢之末，盡善哉。然而漢至桓靈，州牧無異節度，董卓袁紹袁述公孫度之流禍亦隨作何也。建武中興，罷都試都尉，并職太守，罷材官車騎樓船，還民伍，蓋當是時，義師不勝用，故去。

惟	便	不	知	夫	無	時	而	處	不	罪	壓	前
善	所	也	非	民	措	非	盜	有	易	牧	解	日
用	謂	果	所	壯	是	久	賊	兵	乘	守	年	之
守	防	能	謂	馬	何	長	逼	道	時	典	邊	先
今	微	蒐	州	快	異	計	近	有	更	兵	境	員
其	杜	乘	兵	義	與	也	則	副	始	為	歲	其
勳	漸	補	乎	民	劍	且	又	將	則	作	歲	實
補	形	卒	今	弓	徒	今	調	有	鼎	法	戰	與
圖	格	訓	秣	兵	房	守	客	參	革	之	爭	廢
諸	勢	練	供	保	授	令	兵	將	不	弊	羽	府
賊	禁	戰	奔	甲	夫	不	與	即	難	也	檄	兵
今	何	陳	走	團	徒	治	守	漢	今	天	分	何
守	居	馬	追	練	箴	兵	令	材	省	下	馳	異
今	乎	不	疇	哨	拱	一	同	官	會	之	牧	厥
各	者	也	問	船	手	旦	城	車	有	勢	守	後
統	王	守	果	巡	而	寇	此	騎	大	利	坐	內
兵	守	令	能	捕	已	盜	何	樓	帥	害	大	衛
千	仁	無	禽	巡	耳	竊	為	船	有	相	然	單
人	巡	權	盜	檢	豈	發	者	似	都	倚	而	弱
知	撫	客	守	清	不	則	苟	亦	司	則	終	外
府	江	兵	汛	軍	誤	守	且	足	要	興	不	馳
邢	西	不	焉	同	哉	令	一	矣	害	除	得	彈

王文成集中原徐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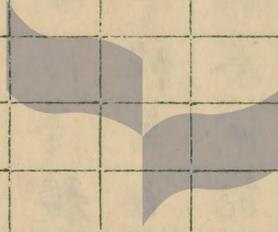
王

善見文已

七日干

之圖孰有便于是者哉	策應分地而理弭亂未萌不侵芥柯廢于兩葉軍國久遠	捕巡檢等職佐之訓練保甲壯快弓義而總兵兵道持角	自萬安遂以破賊今誠能法漢以興武責守今以清軍迎	李美至自新淦李楫至自泰和王天与至自宣都王冕至	戴德孺兵至自臨江徐梗兵至自袁州邢珣兵至自贛州	江知府汪穎無兵遁而守仁復許府影得便宜起兵于是	康入俾各建功卒平劇寇及逆濠之變南康知府陳霖九	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學自穩下入知府伍文定自南	珣自上猶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自白面峪入知府唐麟	惟善用守令其勦捕罔諸賊令守令各統兵千人知府邢
-----------	------------------------	------------------------	------------------------	------------------------	------------------------	------------------------	------------------------	------------------------	------------------------	------------------------

便所謂防微杜漸形勢禁何居乎者王守仁巡撫江西



浙江圖書館

官兩江總督時在

曾氏國藩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曰。於噶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為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為偽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于難。當是時。——夫子已命向榮為——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為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為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為

倚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
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為○亂○攻○陷○上○海○其
冬北軍揚州儀徵羣賊移駐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
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
年春南路賊陷宣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
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沒于高資金陵大營亦陷
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朝廷命和春為——
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棟為幫辦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
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于浦口

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樞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樞克九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埭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眾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傷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

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勦。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即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廬州。盛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沒，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授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里孤軍戰鬥，累月不歸，饋運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烟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開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汎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

能遽返。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犁穴擒渠。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而公榮張公國棟。氣負重望。其餘智者。認謀。勇者。彈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僭王者。各挾數十萬之眾。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是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駭暨。至百餘王。

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潰。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為。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于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寧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寧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于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指各路。死于寧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

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為記其梗槩。至于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守保危之策，將具于國史，茲不復備述云。又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曰：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于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為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彬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運海以達于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彬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

年下蕪湖金柱閣及東西梁山二年破九洑洲三年遂克金陵
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閱死事
者之多于是又奏建昭忠祠于金陵以安將士之靈蓋自湖口
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眾臨敵授命者
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袒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壘
未攀駢尸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
甚者如九洑洲之役攻劫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于公庭飲
泣于私舍又或交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
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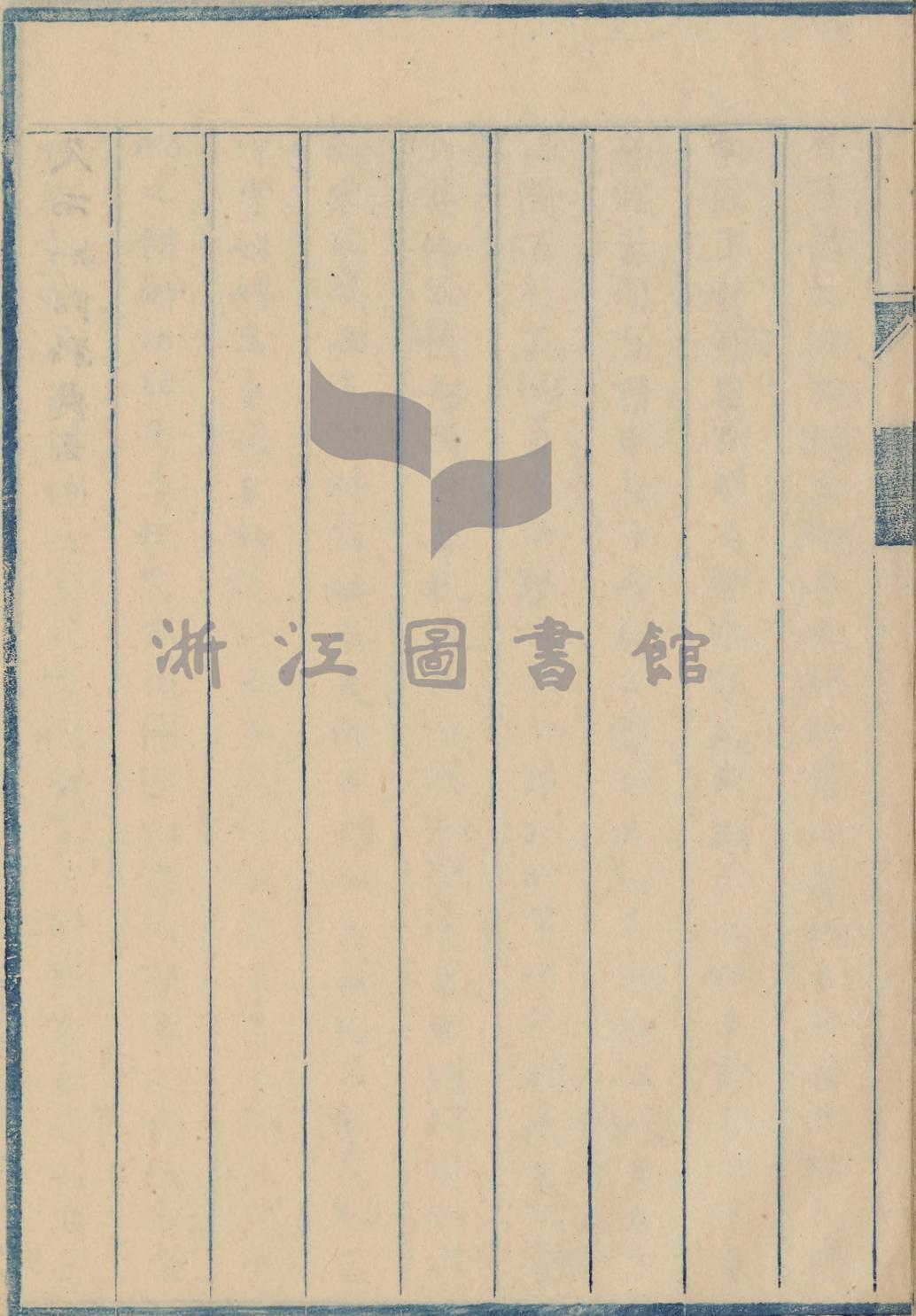
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于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
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
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僞
指無事。欲問數年前戰鬥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數十載。
以前若楊公之從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甚
巽。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如聞
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
境。尤不敢狃于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却有常典。前兵猶因
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者。豈

有可泥之法。又於之制。今之水所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于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拘于前事。謂可平身賊者。即可繫乎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真古不變。自其他器械財用。遞年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前已守常。姝姝自悅。其如迹終古而不化哉。今——朝廷開方略之館。取功將著于信史。不復備述。粗述徇難者之慘。使來者怵然起。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與常用破兵。實自是之見度。

久而知所教畏云

浙江圖書館

顧氏景星曰王者建都設嶮依江河以為固中道無事則



浙江圖書館

石苻	洎苻	年荆	備蜀	備蜀	以廣	所在	露元	帝黃	昌臨	都河	顧氏
姚衰	苻堅	揚徐	魏晉	吳據	陵壽	皆有	年復	武元	安建	南中	景星
亂之	東平	三州	自永	江南	春合	重鎮	遷武	年自	業久	原多	曰王
際則	慕容	半沒	嘉南	有州	肥西	一鎮	昌明	公安	不過	事則	者建
進屯	暉漢	于劉	渡江	五以	口西	失守	年還	徙都	百年	都江	都設
襄陽	水長	石始	表戒	夏口	陽置	首尾	下建	至黃	促不	南其	嶮依
江陵	淮以	以合	嚴在	武昌	重兵	駭然	業自	龍元	過二	勢然	河以
夏口	北畫	肥淮	在在	牛渚	以備	魏據	吳及	年下	三十	耳江	為固
武昌	為堅	陰壽	有兵	濡須	吳漢	中原	南五	建業	年武	南之	中遼
合肥	有晉	陽為	未委	為重	陽重	有州	朝以	烏程	昌則	都建	無事
壽陽	亦因	重鎮	專制	鎮以	兵以	十二	都畿	侯甘	吳大	業武	則

書見文已

七呂干

淮陰北軍至復敗竄移徙塗炭不勝言蕭齊以襄陽壽春

為重鎮以傳于梁梁自侯景之亂江南悉陷于高齊止以

夏口淮陰為重鎮陳氏比于梁土宇彌廣西不得傳漢北

失淮肥以長江為界大業中北伐得淮南北地至呂梁為

舟師所破盡沒于周復以長江為界後采石京口不守隋

沒而陳亡矣文帝統一方州東南至海西至煬北至五

原于是大江解嚴計凡為邊境祗兵韜者四百年大業之

朝凶疫征繇游至李密倡亂周法明先失江黃唐定李密

平蕭銳江表生息幾二百年可謂安矣元和後李希烈高

駢黃巢馮敬章朱全忠相繼難作五季密禪僅得偷安南

北分爭仍前塗炭宋之守戍橫江新洲貴洲蒜山西津北

固練壁譙山薄落野昭彭城號為兵藪明自定鼎江防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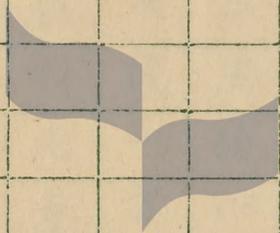
平正德時兩朝賦劉六三週大江隨亦據歲正統後斷乃為

平正德時霸賦劉六三過大江隨亦撲滅正統後蕪乃為
 荆藩重地雖設畫臣文弱無用登木之禍不可解鎔于
 圖江流廣以見首尾應接之勢即是以求瞭然于上下數
 千里之內矣

浙江圖書館

書學見文已

代昌干



浙江圖書館

顧氏景星水軍策曰步騎兵之奇者也舟車兵之正者也

牛	戎	車	也	車	之	觀	比	捋	圖	舟	顧
故	伐	故	屏	也	敗	之	日	其	城	車	氏
在	收	在	車	古	何	非	入	中	以	之	景
詩	五	詩	以	者	邪	兵	帥	椎	海	用	星
曰	梁	曰	敵	戎	豈	洽	舟	牛	船	難	水
檀	翰	執	陣	路	其	也	鳴	起	連	進	軍
車	游	轡	也	之	地	夫	金	檣	營	難	策
皇	環	如	輕	外	不	水	擘	集	江	退	曰
皇	脅	組	車	有	可	用	鳴	眾	口	易	步
駟	驅	兩	以	四	戰	舟	以	挂	大	勝	騎
驥	言	駢	衝	車	也	如	次	席	或	易	兵
彭	其	如	敵	廣	豈	陸	相	行	萬	敗	之
彭	輕	舞	也	車	其	用	應	則	石	故	奇
四	也	抑	三	以	敵	車	至	舳	小	正	者
牡	戰	聲	車	橫	不	非	初	艦	亦	多	也
孔	車	控	恆	陣	可	不	更	相	千	而	舟
阜	以	忌	不	也	勝	可	譟	衝	斛	奇	車
六	馬	抑	出	闕	也	用	聲	止	貨	少	兵
轡	任	縱	而	車	其	而	乃	則	財	比	之
在	車	送	出	以	車	房	息	舳	婦	者	正
手	以	忌	以	補	蓋	瑄	以	舩	女	者	者
騏	小	小	輕	闕	非		臣	相	充	也	也

駟是中。駟驪是駟。言戰車也。我車我輦。我任我牛。言任車

也。晉楚戰于邲。晉以屯車。楚以輕車。晉乃大北。瑄車重牛

多。故以敗也。惟舟亦然。昔者伍員船軍。教比陸軍。恣大翼

當大車。小翼當輕車。突冒當衝車。樓船當樓車。走舸當驃

騎。其用不同。故可制勝。若專用大舟。兵法所忌也。吳伐楚

乘舸。楚人得之。既得環而守之。吳又因得之。何者。舸。舸

遲重。故易得也。公孫述起浮橋。鬥樓以距。漢兵岑彭。襲直

進冒突。露橈等船。逆流上飛。炬熱之。曹操舳舻相銜。至赤

壁。黃蒼望見。曰。可燒而走。于是以小舟數十。灌以魚膏。

自下流。乘風。同時擊火。搃兵大敗。晉廬循叛。襲建康。聯艦

下。而劉裕出。以輕舟伏神弩。破之。梁賀瓌攻晉。德勝以竹

竿。聯十餘艘。為一座。蒙以牛皮。設睥睨。如城狀。而晉王存

勳。死士三百人。輕舟進。斷其竿。以木繫。感。以新。然。火。順。流。

笨解十餘艘為一座蒙以牛皮設脾晚如城狀而皆王存

勛死士三百人輕舟進斷其笨以木鑿盛薪膏焚火順流

燒斷解艘周攻唐壽州唐人大發樓船蔽江下周將張德

永牽鐵鍊攔之引輕舟隨擊唐軍敗溺金宗弼輕舟鋪版

版上加土穴版擢槳運轉如飛韓世忠海鱗大不能輒發

畫為所熱賈似道大舟為營碇于江中非號令不得發碇

元兵小艇上流攻之似道軍半溺死故水戰莫烈于火攻

莫拙于解船莫利于輕艦莫害于大舟兵恣曰圍城者虛

其一面虛則待敵出入而我可周旋在陸猶然何況于水

今洋船笨大鹽糧滿江紅等船愈不習戰烏合與營陣與

論敵至難禦設一旦風起火作禍可勝言以臣策之海船

不可恃也。不得已而用。且請什伍之十船為什。什有長什

必相地相忒若干丈布可旋轉開合鳴金七聲為率。什長

利	所	烏	一	籬	事	進	之	游	江	車	以
用	不	合	切	不	矣	上	處	臣	非	之	次
而	解	與	要	固	今	流	敵	竊	防	有	應
已	者	律	隘	豈	關	擄	人	所	海	輕	餘
至	以	之	不	獨	中	船	皆	不	也	車	不
于	也	眾	問	淮	窮	造	可	解	背	不	得
江	臣	屯	朝	揚	寇	筏	潛	宋	泚	洋	應
防	又	下	廷	瓜	解	聲	師	趙	非	沙	不
略	聞	流	用	儀	驅	搖	以	范	阻	船	得
如	之	噫	兵	一	入	江	濟	有	水	如	嘆
新	水	何	部	路	豫	湖	趙	言	也	屏	鳴
圖	軍	為	計	為	楚	建	元	固	陸	車	仍
云	無	者	保	慮	事	業	鎮	淮	戰	廣	以
	替	豈	蒜	哉	大	鎮	策	則	且	車	梭
	陸	欲	山	諸	有	江	偽	有	趨	可	快
	整	為	城	將	夏	雖	齊	江	高	也	鳥
	暇	老	金	爭	長	有	南	否	阜	臣	虎
	而	戰	圖	鎮	江	重	侵	則	水	要	四
	已	計	招	各	二	兵	當	河	軍	有	船
	無	邪	海	圖	千	無	數	港	不	言	備
	舟	臣	船	安	里	益	路	蘆	警	者	戰
	楫		以	富	藩	于	於	葦	上	防	如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後學介春者英重訂

萍鄉文 晟

崇仁華廷傑

同校

奏草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
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
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昇朝
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
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

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
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
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
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
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
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
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
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
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為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
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

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
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
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
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
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
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
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
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
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
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

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
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
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
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
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註誤內蓄危疑
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
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
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
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

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

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踔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

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為臆度輒肆討論以為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為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為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

勢相援于時士吏畏去將帥感恩具蘆券淺盡敬之

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
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
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尅敵之要在
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
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
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
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
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
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
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

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
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
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
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
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
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
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
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
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蹙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
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

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每內帑之千寶居送可

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

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
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
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
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
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
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
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
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
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退歸
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

汾洛路。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

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勦。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

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旣停。守

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傳守

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一更選良圖。此於紆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

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
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
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
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
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
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
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
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
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當日情勢亦既如在左右矣若夫操失其柄將非

當日情勢亦既如在左右矣若夫操失其柄將非

其人果何自而能知昔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

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

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

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游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

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

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

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

有司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敗陵侮貧弱傷

度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

戰、僥幸于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
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軀、惡其衣服、語無
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
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詞、虛語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
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為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
以貪祿、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論說于人主、王者謹、勿
使、六曰為彫文刻銀、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偽方
異技、平營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
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廉

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彊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

君位，定名實，明賞罰，樂為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

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

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可怒，為臣乃作，可殺而不可殺。大賊

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翻上所言，故知六賊七

害，則逆將在其中。能去六賊七害，則人亦將自附。德宗之朝，正

六賊七害之文集，逆將者，特叙兵之大端。以教興之。竭

書言者，蓋曰：德宗無明德之操，乃好察之主。以告之。則

長身宿禍。如太公之所，若與他者。閣主。德宗無明德之操，乃好察之主。以告之。則

安以留辭之輯。立人之可者，知視難而無孤憤，則進于至誠矣。

凡須詳思。如文王若。



浙江圖書館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後學介春著英重訂

萍鄉文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奏草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

此危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瓌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饑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

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

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

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
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
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
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
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
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蹶然而京邑。關畿不寧
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
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
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
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

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

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
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
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
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
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
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
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
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
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
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

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
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
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
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

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

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

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為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

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為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

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尅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埽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

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

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元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祆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

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蠶絲林宸效野宮闕而日景且不親而國長罔奉兵
 錫也斷事不由入而自辨謹瀾不息民姪長平豈土
 蘇以答天如條望外以書天朴心體執斡承聖而自
 適有彈天下之公軒映圖環泚朱蘇林耳外願對前
 惡情其會卒於禁蓋土云於於對不恐對不林為果
 入落指獸補效百不衛至以東北羣華於其對精對
 不稟英姿承寶瑟四戎浙陳對由弓侯聖之蘇對在
 而王長八因武難而烈益業由辨小而闡不圖為對
 卧惠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極必而與周文以百里

浙江圖書館

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

云者合集事理之始終。敘次應違之本末。無有偏伸。無有偏屈。
詳析而得其要歸也。如是則物無不以類辨。事無不以緒成。而
智愚莫不肖之情。皆心入而相感。故曰民之治也。擇云者。推于
其心之所以然。極于其事之所必至。宛轉以赴其曲。開朗以啟
其迷。雖錮蔽之已深。而善入其中。則自復。雖危言以相戒。而今
其易改則自從。如是則君與臣不相抗。智與愚不相距。意消氣
靜。樂受以無疑。故曰民之莫也。如是者。無他道焉。辭不以意興。
意不以氣激。盡其心以達人之心。誠而已矣。故易曰。修辭立其
誠。誠立而後辭可修。抑必辭修而後誠乃立。不然。積忠悃于胸

膈輪困猝發。浮動而不本于心。甚則反激以台禍。而不莫不然。
亦悠悠。勉之而固不洽也。辭之為用。大笑哉。今有說于此。其為
理之必然。明矣。見為是而毅然決之曰是。其所以是者。未之詳
也。其疑于非。而必是者。未之辨也。則人亦挾其是。以相抗
矣。見為非。而憤然斥之曰非。其所以非者。未之極也。其疑于是
而固非者。莫能詰也。則人亦報我以非。而相折矣。是與非。立于
未事之先。未有定也。觀于已事之後。而非者非。是者亦非。全其
是也。恃氣以言之。一言以斷之。與體驗成熟之審。而出之也。屬
父。不能得之于子。師。不能得之于弟子。而況君臣之際乎。故修

辭而足以感人之誠者，古今不易也。非陸敬輿其能與于斯
哉。今取其上言于德宗者，而熟得之，推之使遠，引之使近，達之
以其情，導之以其義，曲折以盡其波瀾，而徑捷以徇之坦道，擴
其所憂，暢其所鬱，排宕之以盡其變，會合之以歸于一，合乎往
古之經，而于今允協，究極于中藏之密，而于事皆徵，其于辭也，
無間然矣。貞元以後，禁氣之宇宙，孤危之社稷，渙散之人心，彊
悍之戾氣，消融蕩除，而唐室為之再安。皆悟主之功也。故
曰辭之用大矣哉。

不主故常而不流，不修葺采而不斲，六經邈矣，危言日
進，欲以辭立誠，而匡主安民，撥亂反正，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

向背之烈人之所懼限蘇人之所去限則聖不安可
野廣之本繫於人心民乎當變姑恤蘇之和否或疑
惡與天不同而天不可聽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
俗者聖可夫俗之羣計之極甚惡者聖可夫去之俗
不難且謂當今急蘇并改審察羣計若羣計之極甚
夫限四衣稱蠶一車當限萬故蠶心燿關安或不可
內內靈驚無倫則此賢愚必習全輒購蘇聖不一言
當今所急何者是也其新經表來者外以所聖大變
劉陳相日奉宣望旨並類編聖蘇未也然今日審思
奉天論奏當今所急蘇

奉天倫奉當今河...

浙江圖書館

文山李延福

遵化史樸

濟州張繼鄒

仁和陸孫鼎

同校刊

唐陸宣公集第卷十三

陸宣公集

卷十三

十三

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
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
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
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
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
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
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
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
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
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

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

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烝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踴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

含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懔懔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

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

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
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
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
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
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
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謗為謳
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猷用之。得中
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
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
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
非遙。謹奏。

非自野奏

要而灼其萬全之計

故其志必不山向今

於必不難圖也

想亦以之圖也

其志必不難圖也

想亦以之圖也

采難不致烈士之言

大禹其言也

之美其直也



館書圖江浙

今其言也

忠孝者生于人心者也。唯心可以相感，而身居君
父之重，則惟在我之好惡，為可以起人心之惻隱羞
惡，而遏其狂戾之情，非可立以為教而教人者，立以
為教而教人，是挾名教以制人矣。其所為豈有當哉。
宣公以審察羣情為言者，欲平人君之好惡而止于
仁，可謂知本矣。非然者，制之于外，示彝倫之則，伏之
于內，任喜怒之私，治安之朝，猶且生亂，況逆賊雖退，
猶未收城乎。夫天下分爭之餘，兵戈乍息，則人民之
生必蕃，此天地之生理，屈者極，伸者必驟，往來之數，

不爽之幾也。當其未定，人習于亂而偷以生，以人之
不足，食地之有餘，民之不勤于自養也，且習以為常。
迨其亂定而生齒蕃，後生者且無以圖存于斯時而
為之君者，將如之何。蕃庻而無以綏之，則亂然則人
民之乍然而蕃育也，抑有天下者之憂也。雖然，王者
又豈能他為之賜哉。抑豈容作聰明制法令以為之
所哉。唯輕徭薄賦，擇良有司以與之休息，漸久而自
得其生，以相忘而輯宣爾。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
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
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忘親，則
大臣不怨，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
此伯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
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
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大^功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
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
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

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疾貧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棄人何族
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收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
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
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
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
何人。子弟以孝聞于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
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
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
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官賤

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官承吏無田餼而徒理事者
幾何人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
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
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
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于鄉
里者何物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膝甲
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
操工事者幾何人先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有幾年
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也士

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依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鈎。弦之造。戈戟之繫。其屬何若。其修宜要者。故何視。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餘兵。說陳之行。以慎國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賸其老而死者。皆擊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

出入生死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澗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選教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州縣，有益于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為問若此文，試屏官入參之日，息息以民通矣，特於休哉。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浙江圖書館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宄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

懷血誠敢願披瀝頻頻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
思効之心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
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
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
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
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
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
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
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
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

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

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
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
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
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
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
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
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
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
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

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

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
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
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
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
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
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
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
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魚休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

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則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

敗象行。明若觀火。比歷代之元龜也。尚思義者曰。詩

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
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
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
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務。
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
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
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
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
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
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

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
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
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名宰相平章必
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
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
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
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
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
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
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

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
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
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
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
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
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
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
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
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
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
日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

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骸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合乎太
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曾
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
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
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
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
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宏。
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
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
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

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
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
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
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
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
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
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
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
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

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

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
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
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効歷
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
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
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
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
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
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
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

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
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
言。

浙江圖書館

文山李延福

遵化史樸

濟州張繼鄒

同校刊

仁和陸孫鼎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人以義制我。以仁愛人。不授以制而盡其私。以義制
我。不私所愛而厚其疑。惡有為天下王者。自愛而制
人。可以宰九州。建千禩者乎。且誠非所以自愛。天有
四時。五行。四方。各位其位。時其時。不疑冬之淒苦。而
間以燠。不疑夏之敵暑。而間以寒。不疑西北之有崑
崙崇墮。崑崙隔己而陵夷之。不疑東南之有尾閭。淫
浸沈沒。汎己而堙燥之。四時五行四方各行其職。昏
以歸功。蓋相報也。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言
齊桓推亡固存。以誠信禮衛。燬于兩河。脰吻之間。而

不相疑。故取似實果。而贈美瓊瑤也。王者拜貺天醮。宅履中區。感河流光。承劔啓琰。以貽後世。得之丁甯。付之鄭重。固其所也。然三五之代。以麻迭興。或及身而授。或數十世而授。卒不越神明之允。惡有如趙宋之削其援。弱其族。以□之□□者乎。彼耶律完顏。奇渥溫之初。始亦嘗分尺土。籍一民。伏莽齧堤。以為窺竊之資也哉。若晉宋梁唐之末造。僭倂孤寡。權璽上流。彼畀受苟簡。日習而次垂之。此又無庸致怪也。流風沿遞。疑積相仍。乃至論道之職。喉舌之司。六官之

長。旬宣之使。下及郡邑。城不足百雉。戶不滿三千者。
盈天下而無非疑地。以為不可疑也。是戈矛填心。而
黠炮割腕也。以為可疑也。是授蹻蹠以籥鍵。而稍滯
其戶牡也。以為疑在此而制以彼也。是忌狸竊雛。而
間之以狐也。舜之命官也。禹陟司空。宅百揆。棄為后
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伯作秩宗。夔典樂。教胄子。龍
作納言。各專其采。雖稽讓從容。后心載俞。而旁任必
拂。其汝諧以往者。共工百度之藪。虞理名山。大澤之
長也。故勞謝專尸。以體其愛。道孤獨贊。以去其制。則

仁義立而天工亮矣。天地之氣，刑德相召，禍喜相感。甘草兆熟，苦草兆飢。醴泉甘露，不流桀池。夾珥陰風，不淒堯宇。誠繇誠往，疑用疑來。是故五臣十亂，鄧畱馮鄧之侶，布心灑血而不恤。彼有以召之也。李廣之射石，非虎也。而飲金沒羽，誠以拔之。則小人革面，疑以任之。則君子寒心。是故豫生飲藥於趙都，百里行哭於秦族。越石授命於并陽，袁劉糜姓於臺下。楊業介馬以喪元，余闕堯城而濺血。此數子者，事二姓，弃舊君，比匪類，仕偽邦，非有皦日白水之疇昔也。而一

旦甘死趨禍。大冒其夙夜之狂心者。豈非任服躬而
難委。誠推心以必疇者乎。故專任者。不期報而報臻。
疑投者。不期欺而欺應矣。今命官之制。在外者。一縣
之令。丞簿不聽命焉。一郡之守。同知判推不聽命焉。
一司之使。分以左右。二參副僉。不聽命焉。文移印信。
封掌押發。登於公座。唯恐長官之或媮也。而鉗束之
如胥吏。行未百年。法已圯壞。猶使藉口公座。脫獨尸
之咎。疑制之患。已大可觀。又復分其屯田水利錢法。
駟傳鹽政。分為數道。以制司道。立分司督察巡守兵

糧之務以制郡。巡按之使，絡繹馳道，循環迭任，無隙
日月，以盡制之。所以制外者，無遺力矣。在內者，取都
督一府而五之，間以同僉六部，卿貳或七八員，都堂
大理通政太僕以放，雖有長貳之別，而事權散出，不
受裁制。黃扉論道之席，至永刊極刑以廢其官，其文
移印信封掌押法，公同朝參者猶外也。復使給諫御
史巡視刷卷以制之，卒有爰立大僚，邊關盜賊，建置
河漕三禮疑似之事，所部不得決，又設會議抄參私
揭以制之。所以制內者，無遺力矣。以一人敵天下之

力以一代敵數百年之力力窮法匱私蠹蝕爛乃使
相委而謝之非己之專也則是開以滑避之徑而絕
其功名之塗也豈不拂與夫一職而分官以領之連
銜以轄之所以疑制不肖也人材之數曰賢曰不肖
曰中人賢制不肖則不肖懼不肖制賢則賢者憂中
人制不肖則惡不弭中人制賢則善不長賢制中人
則疲於效命不肖制中人則靡於朋淫賢制賢則意
見差不肖制不肖則聲氣叶不肖懼則裂而傷賢賢
者憂則引而避不肖惡不弭則忌憚益忘善不長則

登進無助。疲於效命。則事會圯。靡於朋淫。則媚術張。
意見差。則乖左折衷。聲氣叶。則膠固兩利。然則疑制
者。唯兩不肖而後諧也。亦將大違其疑制之初心矣。
天原道。君原天。相原君。百官原相。大哉滄沛萬登。而
綱紐尺握。乃以禁制朕兆膏泛羣族也。今以天下之
大選賢簡德之繁。且久不能得一二心膂之臣。任以
論思。乃靳然果廢其官。夫唯開業於風雨。英敏神靈
者。括萬幾。統一心。無所凝滯。過此以往。奏報日冗。陳
案日仍。晏安日藉。聲色玩好。禽馬柔曼。淫音幻技。日

進於深宮、外勞內蠱、其不折而入於中奄者無幾也。
故胡惟庸、汪廣洋之禍、消於綸扉、移於涓寺、而萬安、
焦芳、黃立極、丁紹軾之徒、奉密教於北門者、
且波溶瓦散而不可救、元氣痿、大務閣、民愁閭左、士
歎十畝、穰空於野、金蝕於藏、彼揖此讓、晉口口而口
之大口、可不痛與、則仁義不立而疑制深也、傳曰、賤
妨貴、新聞舊、小加大、逆也、故王者制名、天下奉名、百
官赴名、倒其所制、昧其所奉、貿其所赴、則將賤爵祿
而重事權、爵祿者、天之秩也、事權者、上之意也、菲天

秩則士薄功名，尊上意則人喪廉恥。是以王者慎名，名正則任重，任重則責隆，責隆則政理矣。今夫學士之秩五品也，使立於九卿之上，賤妨貴，小加大，背鑿凌遲者，莫甚於此。則將使天下蝸蝓蠅營以趨事權，而天秩之自然蕩然不可復稽。夫虛一品之置者，靳其愛以制物也，愛以我私而制盡人族，與仁義背馳而求治天下亦難矣。給事御史之秩，胥七品也，給事以巡視遣，御史以巡按遣，則操六卿兩司大臣之臧否以亂其掌，故彼之歷職任，繫歲時登進崇階，代天

工作民牧其前效已可睹也。早知不能廢之而已。乃
升新進誇小臣翻戾趾肘使黃髮卿尹呵斥所輟者
屏息躡踵褫繡隅坐以承其效笑不亦左與故主貴
其名莫不貴之也。賤其名莫不賤之也。制名以任賢
能疑名以尊意旨。浮薄長進權藉推委效著於偶然
而垂為法制故人紀賤而天維缺非建國不拔之典
矣。唯除疑制者不然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
難其選舉易其防閑公其心去其危盡中區之智力
治軒轅之天下族類彊植仁勇競命雖歷百世而弱
喪之禍消也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
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
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
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
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
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
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
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
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

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為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為榮。大禍臨前。而猶以為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連亾。宣公既諫。而帝不寤。何_{敬其深}哉。未之學。

耳。昔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

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

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

古郎反
又音庚

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

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

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

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于心心合

于氣氣合于神神合于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

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

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

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荅高太宰見孔子曰丘豈賢者歟孔子曰

聖則正何敢。然則正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正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
帝善任仁義者，聖則正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
因時者，聖則正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
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
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正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
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正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
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于正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
辨賢于正也。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正也。曰：子張

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
 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曰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
 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
 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浙江圖

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
 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
 猶不兼禹湯繼與其臣大聖
 尚自莊薄也號為王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

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

於夏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自失。至明也。

於叟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
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
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
冗號以受實患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
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于諸侯曰
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
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
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
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
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
 水，不能掩其瑩。胡翁一匹夫耳，耕麻山，麻山之入皆德，辟徑審
 澤，審澤上人皆讓居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
 海之間，覽乎陰陽之交，冥焉不能動也。四時不亂化也。而況為
 萬國之君乎。德可事高
德宗開
此可
狀
 審所務矣。尚何汲汲于名稱之
 間邪。

浙江

圖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
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
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
參考得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
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
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
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
竭取財賦厖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
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

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
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
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
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
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
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于桑野躬自髡剔
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

昔聖王憂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勞來之以德教。而不
切覈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禮樂。而不督責之以刑名。
臨之象曰。咸臨吉。无不利。非其感也。不可以臨也。德
宗不達此旨。而上下不交。幾與以統御六窟。屠社稷
之安。定百官之志。名為王道。而實為申商。洵不誣也。
嗟乎。大弛者反之以大張。大張必窮。而終之以大弛。
微宣公學有大本。其誰與修之。

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而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

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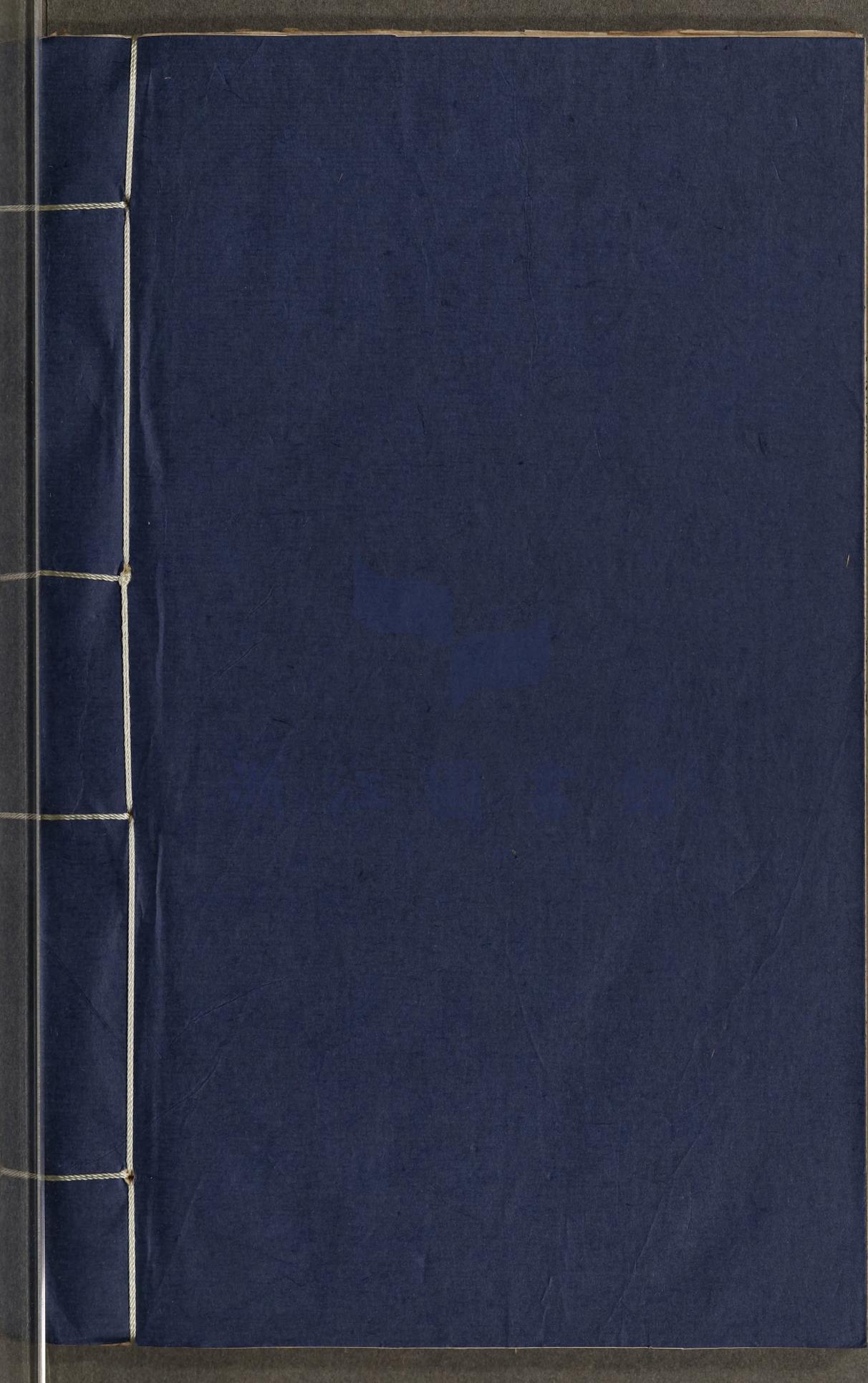
圖

江

浙



浙江圖書館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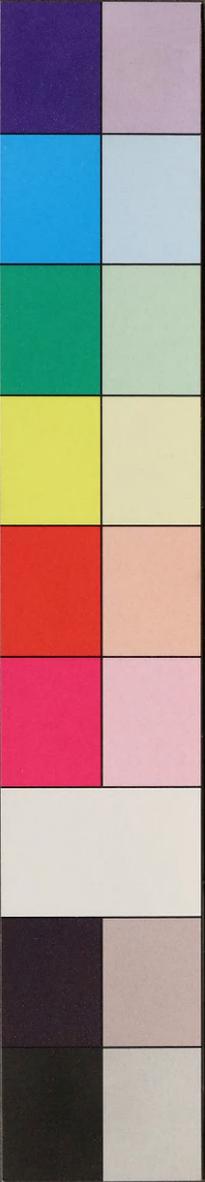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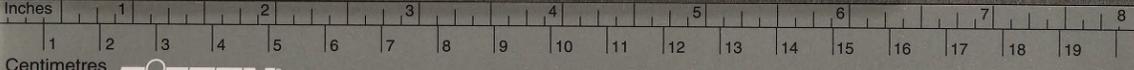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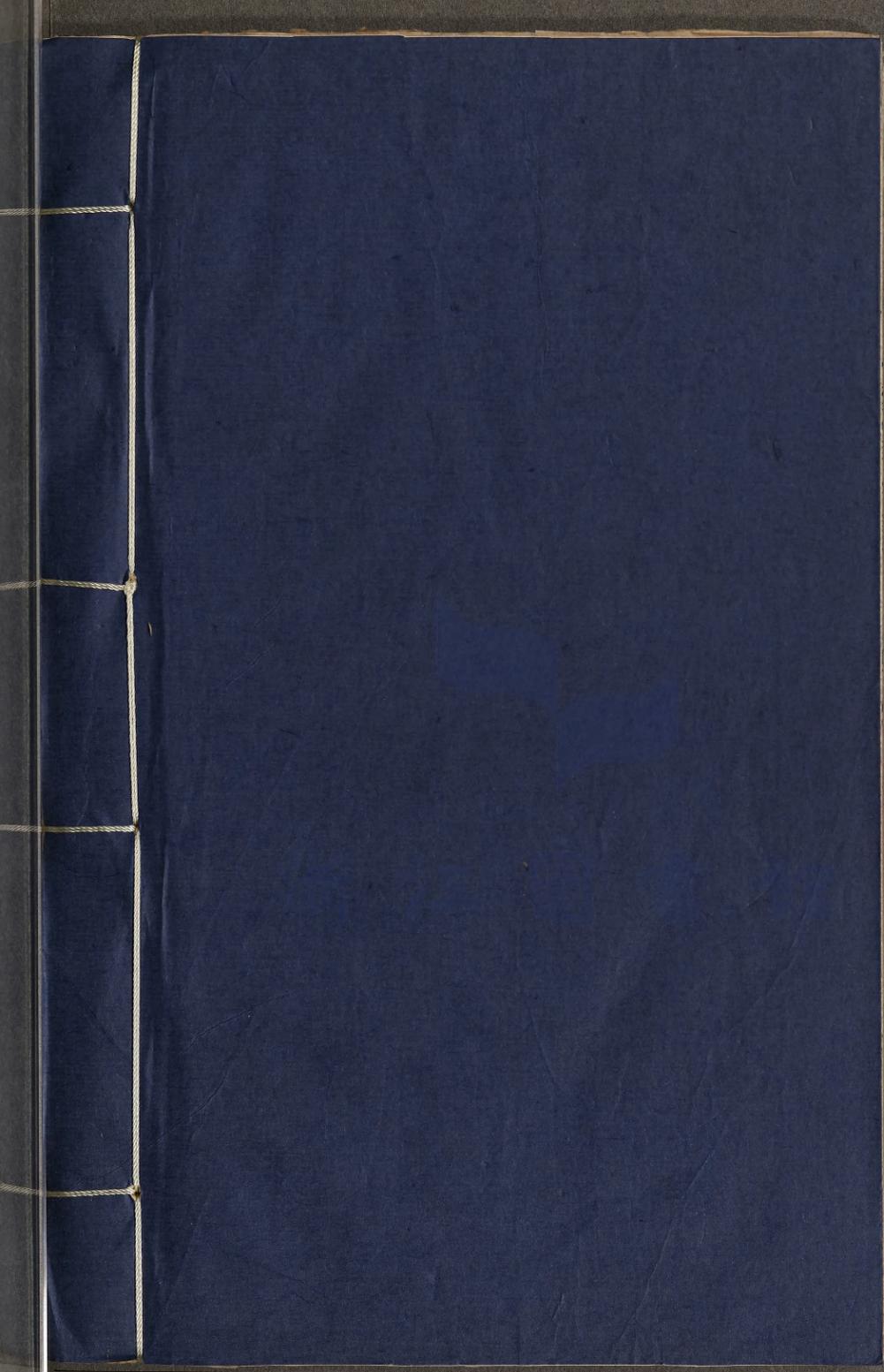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	---	---	---	---	---	---	---	----	----	----	----	----	----	----	----	----	----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